

雪谷寒梅

【劇情大綱】

本劇架構主要參考丘秀芷女士撰寫之《蔣渭水傳》，在主要人物及年代、事件的編寫上力求合乎史實。

故事開始自蔣渭水先生在大稻埕開設大安醫院之初的意氣風發，身為令人尊敬的醫師，又擁有賢妻美妾、生活富裕，原本他也能不過問政治、獨善其身；但他深受孫中山先生的精神感召而覺醒，立志效法中山先生俠骨仁心、救國濟民之大愛，在高壓統治的日據殖民時代，奮不顧身地成為台灣民主運動與文化啟蒙的重要推手。雖然不斷遭到總督府打壓，又遭遇「文化協會」內鬥分化的打擊，卻始終無怨無悔、無畏無懼，直到臨終時仍憂國憂民、以蒼生為己念。其一生逆勢奮鬥，有如寒梅傲雪，即使壯志未酬，仍留與後人無比追憶與感念。

【人物說明】

蔣渭水：大安醫院院長、文化協會發起人，聰明積極，一生致力於台灣民主運動。

蔣渭川：蔣渭水之弟。個性忠厚、行事低調。

石有（阿有）：蔣渭水之妻。賢慧善良。

陳甜（阿甜）：蔣渭水之妾。美貌聰穎。

石煥長：石有之兄。本職為醫生，追隨蔣渭水獻身於台灣民主運動。

阿財：蔣渭水之家僕。

張鏡光：蔣渭水之啟蒙塾師。

蔡培火：雲林北港人。日據時代台籍菁英。

蔡惠如：台中牛罵頭（清水）人。日據時代台籍菁英。

林獻堂：台中阿罩霧（霧峰）人。日據時代台籍菁英。

陳逢源：台南人。日據時代台籍菁英。

杜聰明：台灣史上第一位醫學博士。細心謹慎。

錢老闆：大稻埕米店老闆。

孫掌櫃：大稻埕茶行老闆。

阿笑旦：東蒼芳酒樓的媽媽桑。

阿月旦、阿春旦、阿香旦、阿雪旦：東蒼芳酒樓的藝旦。

錢貴：錢老闆之家僕。

蔡家僕人：蔡惠如之家僕。

老李：台灣老獄卒。老成敦厚。

鱸鰻頭、鴉片仙、扒手、賊仔、流浪漢、酒鬼：蔣渭水的獄友。

龍套演員：眾賓客（第一場）、酒客兩名（第二場）、日本獄卒三名（第五場）、護士（第七場）。

【場景說明】

第一場 春風得意

第二場 清蓮絕塵

第三場 臨床診斷

第四場 姐妹冰釋

第五場 笑傲囹圄

第六場 壯志銷磨

第七場 明星將隕

第八場 暗香如故

第一場 春風得意

時間：大正五年（西元 1916 年）11 月

場景：大安醫院

出場人物：蔣渭水、錢老闆、孫掌櫃、蔣渭川、張鏡光、石煥長、眾賓客

（開場時：祝賀賓客絡繹往來）

眾賓客：

【齊唱】懸壺濟世好志氣，鯤鵬展翅要高飛。

親朋好友來賀喜，青年才俊得意揚眉。

蔣渭水：

【唱】原籍故鄉在宜蘭，家父廟前為人卜算，

我自幼仰慕杏林春暖，學醫濟世償心願。

（口白）今天是大安醫院開幕之日，感謝各位親朋好友前來賀喜，在下真是愧不敢當。

錢老闆：渭水兄，你太客氣了！你可是總督府醫學院畢業的高材生呢！誰不知道

總督府醫學院是咱**【lán】**全台灣最難考的學校？你又是全校第二名畢

業，可比是古早的狀元郎，真正是精英中的精英、才子中的才子。你這

麼優秀的醫生，診所開在阮**【guán】**大稻程內，這是阮大稻程的光榮！

阮這些米店、布莊、茶行、南北貨的頭家，當然要來為你賀喜啊！

眾賓客：是啊！是啊！

蔣渭水：各位佳鄰過獎囉

（蔣渭川上）

蔣渭川：阿兄，張秀才到了。

蔣渭水：哎呀！恩師駕到，快點上前迎接。

（張鏡光上。蔣渭水向前迎接扶持。）

蔣渭水：我向各位貴賓介紹，這位便是我在宜蘭家鄉的啓蒙恩師--張鏡光張秀才。

【唱】飽讀詩書老師尊，清末登科受皇恩，人品端正好學問，編修縣志耀儒門。

道德清高志超群，書院講學將漢文保存，

諄諄善誘教我學問，永誌不忘我感謝師恩。

張鏡光：渭水啊，你這番話老夫實在不敢當啊！

【唱】你自幼伶俐又聰明，過目不忘好才情，

今日成就攏是自己的本領，為師沾光也引以為榮。

蔣渭水：師尊啊，

【唱】當年我無知又懵懂，玩心未泯小孩童；幸賴恩師來啓蒙，智識方能來開通。

石煥長：是啊！若說起我這個妹婿，他讀冊的過程是真傳奇，可謂是「大隻雞晚啼」！

眾賓客：願聞其詳。

石煥長：眾位請聽我從頭說來！

【唱】渭水他出生在宜蘭，其父人稱「蔣老番」，

老番在廟前爲人論命兼卜算，渭水幼年也在廟內降乩與扶鸞。

十四五歲他大漢，路過書院窺杏壇，

看到秀才講學丰儀千般，才立志讀書發心願。

書院兩年讀漢文，浩然正氣心中存；又入公校兩年春，日語講得介標準。

精益求精立大志，杏林春暖欲學醫，

優秀一試便中第，一鳴驚人展翅高飛。

眾賓客：真是青年才俊，了不起、了不起啊！

孫掌櫃：蔣醫師英俊斯文、風度翩翩，再加上學問淵博、事業有成，真是百年難得的好人才。可惜已經娶妻，不然在下也真想要替他做媒呢！

石煥長：哈！來不及了！他四歲之時就已與舍妹訂親，現在兒子都生兩個了！

錢老闆：既是如此，今日爲何不見先生娘？

蔣渭水：拙荆一向留在宜蘭故鄉侍奉年邁高堂，所以不便前來。

孫掌櫃：蔣醫師年歲輕輕，家庭事業皆得意，真是可喜可賀、令人欣羨！

眾賓客：是啊！是啊！

蔣渭水：各位貴賓過獎了。

錢老闆：蔣醫師，我先敬你一杯！

【唱】少年得意人溫文，

孫掌櫃：我也敬你！

【唱】丰采俊逸又多聞。

眾賓客：恭喜恭喜！（一起舉杯）

【唱】懸壺濟世醫術超群，大展鴻圖叱吒風雲。

蔣渭水：（舉杯）多謝各位。

（燈暗）

第二場 清蓮絕塵

時間：大正八年（西元 1919 年）

場景：東薈芳酒樓

出場人物：阿笑旦、阿月旦、阿春旦、酒客兩名、錢老闆、蔣渭水、阿香旦、阿雪旦、阿甜旦（陳甜）

（開場時：全體藝旦出場歌舞。）

藝旦【合唱】：曼舞笙歌繡羅幃，酒不迷人人自迷，
風月無邊千嬌百媚，衣香鬢影最旖旎。（阿笑旦留。其餘藝旦下。）

阿笑旦：

【唱】滿園名花第一樓，送往迎來我尙努，（*「努」【gâu】：擅長）

名士貴客紛紛來到，親像饞魚吞釣鉤。（*「親像」【tshin-tshiünn】：好像）

（口白）老身「阿笑旦」，正是「東薈芳酒樓」的媽媽桑，若是講到阮「東薈芳」啊，真正是「頂港有名聲，大稻埕尙出名」！店內的姑娘們攏是精通琴棋書畫、色藝雙全的「大色藝旦」，往來的人客不是名人雅士就是權貴富商。不是我在臭彈，不管是什麼樣的人客，阮攏有辦法給伊「按奈」尬好勢好勢。呵呵呵，阮生意人才不會去分人客是日本人或是台灣人，只要有這個（比出銅錢狀），在我眼內就全部都是財神爺啦！

OS：媽媽桑，貴客到。

阿笑旦：唉唷，貴客到啊，快請快請。

（兩名酒客上）

阿笑旦：唉唷，王少爺、林少爺，歡迎你們再度光臨，阿春、阿月，還不快點出來招待人客喔。

（阿春旦、阿月旦上，作揖）：拜見王少爺、林少爺。

阿笑旦：還不趕快領這兩位貴客到裡面包廂，好好地「按奈西媽私」（日文：招待）。這兩位攏是大稻埕的富家公子，千萬不能怠慢喔。

阿月、阿春：是！兩位少爺，這邊請！

阿笑旦：來來來，請隨我來…（阿笑旦與酒客、藝旦一起下台）

（錢老闆、蔣渭水上）

蔣渭水：（左右顧盼、從容瀏覽）

【唱】紙醉金迷玉雕欄，鶯鶯燕燕嬌姿千般；管絃清歌聲婉轉，及時行樂且追歡。

(口白) 錢兄，看這番風流氣象，今日要讓你破費囉！

錢老闆：渭水兄，你這樣說就太見外！這次家母的病多虧你仁心仁術，她老大人才能病體回春；你就要給我一個機會、好好報答你的救命大恩啊。

蔣渭水：錢兄言重了！老夫人本來只是小病，只是她太過迷信神佛、堅持要服用香灰符水，才會耽誤了病情。幸好錢兄及時讓老夫人住院、改用西藥治療，如今已然康復。(嘆氣) 唉，近代的科學和醫術已經這麼進步了，還是有很多人病痛之時，只相信民間偏方，這也是小弟行醫之時憂心之處。

錢老闆：家母經過此番的病痛折磨，已經向我保證以後再也不敢迷信偏方了。

蔣渭水：老夫人洪福齊天、一定是勇勇健健吃百二。

錢老闆：多謝你金口玉言，來來來，我們快進去吧！裡面處處是軟玉溫香，你我實在是不需要站在這門口吹冷風啊。

OS：媽媽桑，貴客到囉。

(阿笑旦上)

阿笑旦：貴客到囉！快請，快請。唉唷，錢老闆，今天是什麼風把你吹來？你這麼久沒來交關，我以為你已經把阮放忘記啦。

錢老闆：阿笑旦，我今日可是為你帶來一位貴客喔！你看，這位少年飄撇的蔣醫師不但是「大安醫院」的院長，還是「春風得意樓」、「甘泉老酒」的頭家。這位青年才俊是眼高絕頂，妳可要把最美的、最有氣質、最有才華的藝旦都叫出來，千萬不要漏氣喔！

阿笑旦：錢老闆，阮「東薈芳」的藝旦素質你尙知，個個都是色藝超群。你替阮介紹貴客臨門，我阿笑旦絕對不會讓你漏氣。不知道蔣先生是愛喊拳行令、吟詩作對，或是愛聆琴聽曲？

蔣渭水：就請姑娘出來唱曲吧！

阿笑旦：好好好，馬上替你安排。阿香、阿雪，出來見客囉。

(阿香旦端酒壺酒杯、阿雪旦抱琵琶同上)

阿香旦、阿雪旦：

【合唱】玉宇瓊樓香滿庭，新妝豔姿最娉婷。貴客降臨光彩生，含羞出帷笑相迎。

(口白) 阿香、阿雪拜見錢老闆、蔣先生。

阿笑旦：阿香，還不快替兩位貴客斟酒。

阿香旦：是。(斟酒)

錢老闆：（端詳）不錯不錯。先唱兩首小曲來聽聽。若是唱得好的話有賞喔！

阿香、阿雪：是。（阿雪坐下彈琵琶）

【合唱】艷桃紅花滿山頭，蜀江春水向東流。花紅易衰似郎意，水流無限似儂愁。

蟾彩霜華夜不分，天外鴻聲枕上聞；燈殘人寂葉紛紛，孤眠依稀夢見君。

錢老闆：（搖頭晃腦欣賞，回頭卻見蔣渭水面無喜色）咦？渭水兄，你為何若有所思？莫非是嫌這兩位藝旦容貌不美、或是唱得還不好嗎？

蔣渭水：錢兄，你誤會囉！這兩位姑娘，

【唱】身姿婀娜美嬌容，聲如出谷的黃鶯，是我分心意不定，錢兄切莫怪女伶。

錢老闆：那又是爲了何故呢？

蔣渭水：實不相瞞，小弟之前也曾到「江山樓」、「蓬萊閣」聽過藝伶唱曲，歌詞總是不離郎情妹意、相思春愁。本來以爲「東蒼芳」的藝旦會比較不同，不過如此聽來…，應該是小弟期望過高囉！

錢老闆：阿笑旦，妳有聽到否？虧妳還誇口「東蒼芳」的姑娘有多好又多好，看來也是普通啊普通！蔣先生不滿意，害我這個主人也顏面無光。

阿笑旦：（揮手）下去下去！

（阿香、阿雪下）

阿笑旦：唉唷，錢老闆啊！來我們這裡尋歡買笑的人客，十個有九個半都是愛聽風花雪月、相思意愛的歌曲，阮的藝旦也是迎合人客的口味而已！千萬不要見怪。

錢老闆：阿笑旦，妳真是有眼不識泰山！若是說到這位渭水兄，不只醫術高超，還是才高八斗、滿腹學問。那些什麼男歡女愛、悲秋傷春的歌謠，他是聽不入耳！要唱就要唱一些有深度的歌詩！你店內若沒人會唱，阮是要來走喔…。（起身欲走）

阿笑旦：（挽留）慢…慢點走…，哎唷，錢老闆，你別那麼心急嘛！剛才的確是我有眼無珠，沒有先好好了解蔣先生的興味，把一位大才子當成了普通俗人！現在我已經了解啊，既然蔣先生愛聽有內涵、有深度的歌曲，我再來爲他好好安排。

錢老闆：阿笑旦，這次妳可不能再漏氣喔！

阿笑旦：我知我知！請錢老闆再給我一次機會來安排。我來調出店內的大色藝旦，青春美麗、氣質清純，保證蔣先生對她的相貌歌藝一定會非常滿意。（對內）阿甜啊，快出來見貴客囉。

(阿甜且抱琵琶上)

阿甜：

【唱】朝歌暮絃度光陰，空渡虛華少知音。賣笑生涯何時盡？盼有慧眼識冰心。

阿笑旦：來來來，這位就是阿甜，又美又聰明，人客都稱讚，我相信蔣先生一定會大大滿意。(對阿甜)阿甜，快來見過這兩位貴客。錢老闆是瑞興米店的大頭家、家財萬貫。蔣先生是太平町大安醫院的院長，年歲輕輕就從醫學院畢業做醫生，真正是了不起！

阿甜：阿甜拜見錢老闆、蔣先生。

錢老闆：不錯不錯！果然是人如其名，生的真甜。

蔣渭水：阿甜姑娘，有勞妳為阮唱幾首小曲，在下洗耳恭聽。

阿甜：是，阿甜獻醜囉！若是唱得不好，也請兩位多多包涵。(坐下彈琵琶)

**【唱】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
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錢老闆：不錯不錯！這歌聲真是珠圓玉潤。

阿笑旦：蔣先生，你對阿甜所唱的歌曲是不是有滿意啊？

蔣渭水：阿甜姑娘唱得迴腸蕩氣，毫無青樓靡靡之音的習性，真是難得啊！

阿笑旦：兩位貴客都滿意啊，真是太好囉！

(錢貴慌忙奔跑上)

錢貴：頭家啊…頭家啊…大事不好啊！

錢老闆：阿貴啊！有話好好講，看你這樣匆匆忙忙、實在真沒體統！

錢貴：頭家，糟了啦！火燒厝了啦！

錢老闆：(驚)啥咪？火燒厝？

錢貴：是啊！米店的倉庫火燒了！

錢老闆：(慌)哎呀！渭水兄，實在是真歹勢【pháinn-sè】，店內出了事，我要趕快回去處理。

蔣渭水：錢兄，既是如此，我們就一起離開吧！

錢老闆：不用不用，渭水兄請留步。你既然愛聽阿甜唱曲，便留下多聽幾首。阿笑旦，我先回去處理店裡代誌【tāi-tsi】，妳要替我好好款待蔣先生，知否？

阿笑旦：是是是…，我絕對不敢怠慢貴客。

錢老闆：那我先走一步了。

蔣渭水：希望只是虛驚一場。

錢老闆：渭水兄留步，免送免送。(錢老闆、錢貴急下)

阿笑旦：錢老闆，我送你出去啦。(阿笑旦下)

(房中只剩蔣渭水、阿甜兩人，氣氛有點尷尬)

蔣渭水、阿甜：我……(尷尬)

蔣渭水：失禮，妳先說。

阿甜：我只是想要問，蔣先生還想聽些什麼樣的歌曲？

蔣渭水：方才阿甜姑娘唱了〈出塞〉、〈泊秦淮〉兩首唐詩，意境深遠。在下想要請教姑娘為何選唱這兩首詩？是有深意？或只是偶然？

阿甜：正是有感而發。

蔣渭水：既是如此，請問姑娘有何感觸呢？

阿甜：婦孺之見，說出來怕蔣先生見笑。

蔣渭水：這裡只有你我二人，姑娘有何想法，請直說無妨啊。

阿甜：是。

**【唱】王昌齡〈出塞曲〉是為黎民發聲、譏諷唐朝將軍太無能，
無法抵擋胡虜亂邊境，百姓被迫離家遠征。
臺灣原本屬大清，日本強奪在甲午戰爭；
也是清廷君臣無路用，只知割地換取暫時的和平。**

蔣渭水：借古諷今，果然是高見。那杜牧的〈泊秦淮〉呢？

阿甜：(欲言又止)這…，不說也罷。

蔣渭水：阿甜姑娘，有何見解，在下洗耳恭聽！

阿甜：我…，我怕說話不知輕重，蔣先生你會見怪。

蔣渭水：沒要緊，我想聽，你就照實說來吧。

阿甜：是。

**【唱】殖民統治實哀悲，異族當權居高位，
臺灣人民受壓欺，卻是滿口「A、I、U、E、O」，忘了自己是誰。
我在酒樓內、看遍權貴去去又來來，
攏是買醉尋歡愛，不見一個經天緯地棟樑才。
我是商女猶知亡國恨，暗笑鬚眉卻是甘心為順民；
每日醉生夢死聲色迷沉，一曲「後庭花」傳唱到如今。**

蔣渭水：(大驚)哎呀！

**【唱】聞言不由汗淋漓，如此見識遠勝男兒！
雖是藝旦出身卑微，卻是秀外慧中好姿儀。**

(口白) 阿甜姑娘，聽妳見解不凡，爲何流落此地，娛人賣笑呢！

阿甜：(嘆氣) 唉！人客來此都是爲了尋歡買笑，阮薄命煙花的身世總是由淚水寫成，說出來只恐敗壞了蔣先生的雅興。

蔣渭水：沒要緊，妳講吧。

阿甜：蔣先生啊，

【唱】我本是陳氏佃農女，食指浩繁難維持；
豐年三頓吃番薯， (* 三頓【sann tng】：三餐)
若遇到欠收、全家就吞水忍枵飢。 (* 枵飢【iau ki】：飢餓)
十五歲那年、我身爲長女正及笄，
母親染病無錢醫，一命嗚呼駕鶴西歸。
猶記那當時、弟妹相擁哭哀哀，要辦後事也無錢財；
我賣身葬母實無奈，從此賣笑度生涯。(拭淚)

蔣渭水：**【唱】可嘆瓊質遭厄運，不由我心中憐釵裙；**

(口白) 阿甜姑娘，

【唱】聽妳談吐拔萃超群，可曾讀書識詩文？

阿甜：蔣先生你真愛說笑。

【唱】自嘆天生太薄命，淪落風塵身飄零，
能求溫飽就已萬幸，自幼失學目不識丁。

蔣渭水：妳既然不識字，那妳所唱的詩詞，以及妳所談的感想，又是誰教妳的呢？

阿甜：歌詞是琴師念給我聽、我一句一句記下來的；感想…是我自己胡亂想的。
是不是我說錯了什麼，讓蔣先生你不高興了。

蔣渭水：妳並沒說錯，而且妳說的太對了！

【唱】妳雖然失學不識之無，胸中丘壑勝群儒。
聞言勝讀萬卷書，可謂娥眉女丈夫。

(口白) 阿甜姑娘，我想要勸妳，

【唱】妳見識不凡勝男兒，煙花生涯沒了時。

阿甜：**【唱】不是我貪戀煙花界，身不由己太無奈。**

蔣渭水：**【唱】妳若能讀書智識開，必成優秀女英才。**

阿甜：**【唱】朝朝賣唱送往迎來，不敢眠夢能脫離苦海。**

蔣渭水：阿甜姑娘啊！

【唱】妳蘭心蕙質心伶俐，宛如芙蓉出污泥，

勸妳切莫枉費好才智，我願教妳讀書將妳知識啓迪。

阿甜：「要教阮讀書識字」？蔣先生，難道你要到阮「東蒼芳」來開私塾嗎？

蔣渭水：這…妳若是願意，

【唱】我願量珠來爲聘，替你贖身出風塵。

阿甜：（頗覺意外）他說，他要爲我贖身……

【唱】乍聞此言難平靜，又驚又喜我暗自思量。（暗自觀察蔣渭水）

看他風度翩翩俊俏面，談吐文雅學問真；

看他身居富貴卻和藹可親，必是憐香惜玉人。

蔣渭水：阿甜姑娘爲何不發一言，莫非是在下出言冒昧、有所得罪？！

阿甜：不是！只是事出突然，我一時不知要如何是好……

蔣渭水：阿甜姑娘是不是有什麼顧慮？

阿甜：**【唱】蒙君厚愛情意真，贖身盛意我感激在心，**

（口白）只是……

蔣渭水：阿甜姑娘有話直說無妨。

阿甜：**【唱】我出身寒微墮風塵，你如何啓齒向家人？**

蔣渭水：這妳不必煩惱！

【唱】高堂雙親最慈愛，妻室賢良性和藹；

家中大事皆由我掌裁，個絕對尊重我安排。（*個【in】：他們）

（口白）我的妻子性情柔順，一向留在家鄉侍奉爹娘。我在台北也需要有人隨身照顧起居，相信爹娘絕對不會有意見。這樣說，妳是不是比較安心了

阿甜：這……

【唱】他一表人才深情意，我願洗盡鉛華效于飛。

（口白）蔣先生，

【唱】蒲柳之姿你若不棄，願託終身永相隨。

蔣渭水：太好了，我等一下就去找阿笑且談這件事。

【唱】妳聰慧靈巧好姿儀，璞玉待琢啓真知；

阿甜：**【唱】我必定勤學有志氣，**

蔣渭水、阿甜：**【合唱】芸窗吟詠讀書詩。**

（燈暗）

第三場 臨床診斷

時間：大正十年（西元 1921 年）

出場人物：阿甜、蔣渭水、阿財、林獻堂、蔡培火、蔡惠如。

（開場時：阿甜在書房練習寫字。）

阿甜：**【唱】本在歡場度營生，幸遇良人結鴛盟；**

洗盡鉛華身居小星，夫唱婦隨蜜意濃情。

（口白）妾身阿甜，本是東薈芳的藝旦。承蒙相公青眼看待，娶我為妾，從此終身有託、免受煙花飄零之苦。相公知我有心上進，常常趁著閒暇之時教我讀書識字，我也認真學習，只恐辜負相公一片苦心。（繼續練字）

（蔣渭水上）

蔣渭水：

【唱】由來俠女出風塵，品高何須論出身；琴瑟和鳴得知音，紅袖添香俏佳人。

（口白）阿甜，妳一個人躲在書房裡作什麼？

阿甜：我在練字寫功課啊！

蔣渭水：喔？這麼認真啊！既然如此，就把作業拿來給老師檢查一下！

阿甜：是！先生請看。（呈上書法）

蔣渭水：「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妳的字寫得越來越進步啊！可見妳是一個認真的好學生！

阿甜：不是學生巧！是先生厲害會教。（*巧【khiáu】：聰明）

蔣渭水：那先生我剛好新做了一首詩，就寫出來考考妳識得幾個字。（提筆揮毫）

阿甜：（仔細認字）〈嘆神州〉：「莽莽神州幾陸沉，藩籬已削更相侵；強鄰蠶食肇黃禍，碧血橫流滄海深。」對否？

蔣渭水：沒錯！再考考妳，是否知道這首詩的意思？

阿甜：嗯，好像很難耶，我猜猜看，若是意思差太多，你不可以笑我喔。

蔣渭水：我絕對不會笑妳，妳說看看。

阿甜：前面三句「莽莽神州幾陸沉，藩籬已削更相侵；強鄰蠶食肇黃禍」好像是在講世界各國都趁機要來侵略中國，逼得清朝政府割讓國土、喪權辱國。最後一句「碧血橫流滄海深」是不是相公在悲憐那些因國家無能而犧牲的同胞？

蔣渭水：阿甜，妳說的真好，不愧是我的知音啊！這二年來妳實在進步太多了！

（又拿起阿甜的書法觀看）看到妳寫的這兩句詩，不由又讓我想起咱們初次見面之時，妳就是演唱這首詩，才會讓我對妳一見傾心啊！

阿甜：這是爲什麼呢？

蔣渭水：因爲妳當時所評論的那番話，完完全全講中了我的心情。我作醫生、做生意，表面上是無憂無慮，但是我的心中一直有所遺憾，感覺自己不應該如此渾渾噩噩、茫然一生。

阿甜：相公此言差矣，你救人無數，怎能說是「渾渾噩噩、茫然一生」呢？

蔣渭水：阿甜，我醫人病痛，這輩子最多也只能救治數百人的性命！但若是能夠發揮更大的力量，就能夠解救千千萬萬人！（取出信和紀念章）妳看。

阿甜：相公，這是什麼？

蔣渭水：這是孫文先生在大正二年寄給我的信和開國紀念章？

阿甜：大正二年？距今已經八年了！看相公如此珍惜這封批信，可見這位孫文先生必定是一位真了不起的大人物。（*批信【phue-sin】：書信）

蔣渭水：沒錯！他是最欽佩的人！妳且聽我說來。

【唱】廣東香山好男兒，畢業在香港西醫書院；

本是開業做西醫，生活安定足食豐衣。

阿甜：啊！他和相公一樣都是醫生。

蔣渭水：是啊！不過孫先生不只想要醫治人的病痛，也想要醫治國家的沉痾，

【唱】他一雙慧眼看分明，看出國家也病不輕，

積重難返清廷無能，列強割據如虎狼奪爭。

（口白）所以他，

【唱】良醫治國心慈悲，四處演講啓民智，

團結青年推翻專制，十次革命不顧險危。

建立民國大作為，自由民主來奠基；

功成身退不戀權位，高風亮節令我心往神馳。

阿甜：和一般政客官僚只知爭權奪利的醜態相比，這位孫先生實在是真偉大。

蔣渭水：沒錯！

【唱】我讀醫學院那當時，同學流傳他的事蹟；

有幸拜讀三民主義，規劃民生與政治。

廢纏足、禁鴉片，民族平等灼見真知，

長盼秉燭論壯志，只歎地北天南兩相違。

(口白) 孫先生有很多理想都令我非常敬佩，雖然沒機會見到他本人，我卻是一直寫信給孫先生表達我的仰慕之意，這封信便是孫先生給我的回信，鼓勵我也要為國家百姓付出一己之力。阿甜，現在唐山那邊的革命已經成功了！可是我們台灣卻還是被日本人統治，受著不平等的對待，難道我們還要繼續裝聾作啞、默默忍受下去嗎？

阿甜：相公，不論你有什麼想法，我都支持你。不過，現在台灣所有的不平等都是總督府專權的結果，難道你一個小小的醫師要和總督府公然作對嗎？這無疑是螳臂擋車啊！

蔣渭水：阿甜，若是只有我一個人，當然是勢單力薄！但是若能團結全台灣的有力人士和有志青年，匯聚成一股龐大的輿論力量，我相信總督府也絕對不敢忽視我們台灣人的心聲與訴求。

阿甜：相公，你打算要怎麼做呢？

蔣渭水：這段時間以來，我一直都有遇到和我志同道合的台灣菁英！所謂眾志成城，所以我特別請他們今日到此，討論日後該怎麼做才能發揮影響力，希望眾人共同打拼，可以改變現狀，為我們的同胞和子孫創造一個更加自由平等的社會。

(阿財上)

阿財：先生(日文【せんせい】，對醫師、教授等專業人士的敬稱)，外面有一群人客前來求見，這是他們的拜帖。

蔣渭水：(收過拜帖瀏覽。對阿財)快請。

阿財：是。(阿財下)

蔣渭水：(對陳甜)他們都到了！妳是女眷，暫且迴避。

阿甜：是。(阿甜下)

(阿財領林獻堂、蔡培火、蔡惠如上。阿財為客人倒茶後自行退下。)

蔣渭水：(作揖)獻堂兄、惠如兄、培火兄，多謝你們依約前來。我來替你們互相介紹一下，這位是台中阿罩霧的士紳林獻堂先生、這位是台中牛罵頭的蔡惠如先生、這位是雲林北港的蔡培火先生。

林獻堂、蔡培火、蔡惠如：(彼此行禮)幸會幸會。

蔣渭水：小弟知道三位仁兄都是憂國憂民的有志之士，在地方上也相當有影響力，所以今日特別邀請諸位前來共謀國是。

林獻堂、蔡培火、蔡惠如：渭水兄過獎了。

蔣渭水：那小弟就先拋磚引玉，發表一些淺見，請各位多多指教。

林獻堂、蔡培火、蔡惠如：渭水兄請說。

蔣渭水：各位仁兄聽了，

【唱】甲午戰爭清廷戰敗，割讓台灣遺禍災，
殖民之地真無奈，總督府高壓統治黑白來。
台灣同胞受壓欺，只有義務沒權利，
求學謀職四界被歧視，（*「四界」【si-kè】：四處。）
日本人卻是翹腳（khiàu -kha）做上司。

林獻堂：渭水兄說的全是實情！可歎現在雖然是如此不平等，但是大部分的台灣民眾並無自覺。

蔣渭水：所以以我的醫學專業來說，台灣生病了，而且病情嚴重自己卻不知！你們看，這就是我為台灣診斷之後，所寫成的病歷表。（取出〈臨床講義〉）
（林獻堂、蔡培火、蔡惠如接過傳閱）

林獻堂、蔡培火、蔡惠如：「臨床講義」？

蔣渭水：正是。

【唱】患者男性名「台灣」，守衛世界和平的第一關。
二十七年前、移籍被日本來掌管；原籍卻是中國在唐山。
炎黃後裔出名門，是孔孟聖賢的好子孫，
素質強健聰明才俊，血統優良好郎君。

林獻堂：既然是體質優良，又為何會身染病症呢？

蔣渭水：獻堂兄請聽小弟說明。

【唱】他幼年正逢明鄭時代，是身強體壯的好英才，
自入清朝受兵災，氣血失調身體日衰。
轉籍日本更加害，（*更加害【kìng-ka hāi】：更糟糕）
慢性中毒入骨骸，
自甘墮落迷途不改，槁木死灰真悲哀。
他現在是、腐敗卑屈沒廉恥，虛榮只圖眼前小利；
四肢倦怠沒元氣，病入膏肓待死期。

蔡培火：不知以上症狀，渭水兄是用什麼方式診斷出來？

蔣渭水：培火兄，小弟是遵照傳統漢醫的「望聞問切」與現代西醫的科學方法共同來檢驗，絕對可信。

【唱】他頭殼雖大內容卻空虛，簡單常識全不知；
腹肚【pak-tóo】膨風常常感枵飢【iau-ki】，原來是世界文化的低能兒。

蔡惠如：已經病得這麼嚴重，是否還有方法可以醫治呢？

蔣渭水：**【唱】五腑六臟全染病，庸醫耽誤近百年，**

（口白）只不過，

【唱】若是他、自尊自強想要爭一口氣，命不該絕還有藥醫。

林獻堂：還有一線生機嗎？

蔣渭水：是啊！

**【唱】患者是智識營養不良，慢性病症時日長，
若是肯用我處方，治療根本就能保安康。**

林獻堂、蔡培火、蔡惠如：願聞其詳！

蔣渭水：眾位聽了。

**【唱】首要之務是讀書識字，廣設學校才合宜，
再辦報社啓民智，傳播新聞介紹新知。
諸種良藥按時吞，靜心調養二十春，
內服外用顧根本，就能沉痾盡除消病根。**

林獻堂：說的好！若有這幾帖文化良藥，一定能徹底根治「智識營養不良」的重症。

蔡培火：方法雖好！但是總督府在台灣實施愚民政策，就是怕我們台灣人讀太多書會智識大開，進而反對日本的獨裁統治。總督府現在嚴加管控台灣學生的名額都來不及了，哪有可能多辦學校來啓發我們台灣人的智識呢？

蔣渭水：總督府不肯做，我們就自己來做！俗話說眾志成城，我可以各自發揮影響力，邀請有志一同的親朋好友來成立一個文化團體，效法孫文先生，用演講、舉辦識字班、發行報紙、設立圖書館…種種的方式來向民眾傳授文化新知。我們還可以前往東京、直接向日本政府請願，要求成立我們台灣人自己的議會，不能任由總督府制定惡法、欺壓我們台灣百姓！

林獻堂：我贊成！

蔡培火、蔡惠如：我也贊成！

蔣渭水：那我們就來創辦一個「文化協會」！以推行各種文化運動，啓蒙台灣民眾智識爲目標。

【唱】普及衛生禁鴉片，破除迷信啓良知，

【眾人合唱】振興教育增智慧，自由平等現生機。

（燈暗）

第四場 姊妹冰釋

時間：西元 1923 年 4 月

場景：大安醫院

出場人物：阿甜、阿財、石有。

（開場時：阿甜原本在縫衣，但卻顯得焦慮憂心。）

阿甜：（心神不寧）

【唱】 今早天光正晞微，相公就匆匆出門去。

他爲國忘身屢陷險危，我坐立不安望君早歸。（放下手中針線活）

（口白）自從相公與諸位社會賢達成立了「文化協會」之後，他就馬不停蹄、四處進行宣傳活動。不管是發行〈台灣民報〉或是四處演講，相公他都是出錢出力、不落人後。但是也因爲如此，他已經被總督府視爲眼中釘。不論是在大稻埕設立「文化義塾」或是到東京請願設立「台灣議會」的申請都被駁回；最近總督府故意制定了「治安警察法」來限制「文化協會」的請願活動，聽說連〈台灣民報〉的辦公室還常常有警察來搜查。我對相公雖然是全心支持，不過也是會因爲擔心相公安危而憂心忡忡啊！

（阿財急上）

阿財：（氣急敗壞）小先生娘……大事不好了…先生他，……他被日本人抓去啊！

阿甜：（大驚）啊！什麼！

【唱】 聞言不由心中驚，晴天霹靂降眼前！

相公現在是什麼處境，爲何被囚、你快對我說實情。

阿財：裕仁皇太子來台灣訪問，總督府要求各級機關學校都要派人去總督府前舉布旗歡迎皇太子。今天一早、先生也率領一群同志到總督府前舉布旗。

阿甜：既然是去歡迎皇太子，爲何又會被抓去關呢？

阿財：先生他們不是去歡迎皇太子，而是要去向皇太子請願。所以在布旗上面寫著「奉迎鶴駕，台灣議會請願團」幾個大字，想要要求日本政府讓我們台灣人成立自己的「台灣議會」！結果忤逆到總督府，十多個人全部抓去關啦！

阿甜：哎呀！

【唱】 欲加之罪太無奈，他一心爲民卻遭災。（略略思考，態度由慌張轉爲堅強鎮定）

此時千頭萬緒都需要我安排，我就要堅強、不可倉皇悲哀。

（口白）先生他可有交代什麼代誌？（*代誌【tāi-tsi】：事情）

阿財：先生說他這次不知道會被關多久，要小先生娘先幫他送幾本書和換洗的衫褲進去。

阿甜：好，我馬上去準備……。

阿財：（急喚）小先生娘，等…等一下啦…我話還沒說完…先生還說，這次除了他之外，還有十幾名志士都被關進看守所，他們在台北都沒親沒戚，這次被關入監牢，根本來不及通知他們的親人，所以請小先生娘順便幫他們準備換洗衫褲，攏總十三份，要盡快送過去！

阿甜：啊？十三份！家裡並沒有那麼多現成的衫褲啊！（沉思）對啊！倉庫內好像還有一些棉紗布，可以再作三四套。剩下不夠的，…阿財，你快去隔壁街的布店剪二匹作內衫的棉紗布回來。

阿財：是。我馬上就去。（匆忙下）

阿甜：（拿出針線籃）這是本來就要做給相公替換的內衫，我就加緊速度來完成。

【唱】一針一線密密紮，絲絲縷縷皆情意，（* 紮【thinn】：縫）

祈求蒼天來保庇，眾位志士早日平安歸。

（口白）這件已經完成了，我且到後面倉庫找出布匹，來為各位志士縫製衣衫。

（阿甜下台）

（石有上）

石有：**【唱】本往台北來探親，卻聞災禍來降臨，**

兄長與夫君皆被擒，我六神無主淚淋淋。

（口白）奴家石氏阿有，五歲之時便被蔣家收為童養媳；二十二歲之時與養兄渭水完婚，已經生下四個孩兒，我一向待在宜蘭家鄉侍奉公婆，夫君在台北的起居皆由小妾阿甜打點，我全無過問。前日因阿嫂生產，我為了替雙親致送滿月賀禮，才會動身來到大稻埕。沒想到今日才剛到兄嫂家中，便聽聞兄長與夫君都被總督府逮捕的惡耗，阿嫂現在身體虛弱臥床休養，倉卒之間無人可以商詳。我平時只知操持家務，哪曾遭遇過此等大事；一時之間、心亂如麻。阿嫂要我先到大安醫院、找那小妾阿甜商量，聽聞她有何打算。（猶豫）只是…，當初夫君要納妾之時，我曾因對方出身娼門而反對，但是夫君他執意要娶、我也無可奈何。納妾之後，她在台北、我在宜蘭，至今未曾見面；此番冒昧前往，心中不免忐忑不安…。（舉手欲敲門，卻又徬徨猶豫。）

（阿財扛布上，見有人在醫院門口，好奇觀察。）

阿財：哎呀！大先生娘，原來是妳喔！妳怎會來到台北？怎麼站在門口不進去？

石有：阿財，我阿嫂生產，我替爹娘來送賀禮，沒想到今天才到台北，就聽到我的兄長與渭水都被抓去關的消息。我阿嫂叫我來此找阿甜商量，只是我…，我看大門鎖著，不知道裡面有人否，所以不敢敲門。

阿財：原來是這樣喔！今日一大早、先生就去參加請願活動、後來又被警察抓去看看守所，所以今天醫院都沒開門。小先生娘人在裡面，我帶你進去。

石有：多謝。

（阿財開門領阿有入內）

阿財：（放下布）大先生娘妳請坐！（倒茶）請喝茶。

石有：有勞你了。

阿財：大先生娘妳不要這麼客氣啦，請坐一下，我來去叫小先生娘。

石有：多謝。

（阿財下）

（阿甜捧布上）

阿甜：**【唱】聽聞姐姐登門庭，整理儀容急相迎。**（欲進又退，在客廳角落觀望）
未曾謀面、不知她個性，我且在此處觀察分明。

石有：（起身翻弄客廳的書籍）

【唱】童養夫妻竹馬青梅，他飽讀書詩我不識字；

雖遵親命結連理，心意難通我暗傷悲。

（口白）唉，我和渭水從小一起長大，但是他滿腹學問，不但開醫院做醫生、還能做生意、辦報紙；比較之下，我卻是一個平凡的鄉下婦女，只知道伺候公婆、料理家務。雖然也和他生兒育女，但是兩人之間卻總是無話可談，就算是難得見面，他也只是問我公婆是否身體平安、孩子可有乖巧聽話…我與他之間，就像是有一條永遠跨不過的鴻溝。（沉思）

阿甜：（仔細觀察）

【唱】回想四年前、相公要為我贖身，他曾將此事來稟明雙親，

姐姐她反對、氣得鬧自盡，

阮【guán】至今未見面、就是這個原因。

我本以為、她必是裝腔作勢盛氣凌人，

我本以為、她必是趾高氣昂不肯容人。

卻是想不到，她看起來卻是如此平易可親。

我且上前問安、將妻妾禮數盡，
望她能真心接納我這個薄命人。

(口白) 姐姐來到，有失遠迎，真是失禮。(走到石有面前) 阿甜拜見姐姐。

石有：(仔細打量)

【唱】明眸皓齒桃花面，清雅宛如水中蓮。

莫怪夫君對伊情意牽，楚楚動人我見猶憐。

(口白) 妳就是阿甜？

阿甜：正是。

石有：方才妳在哪裡，為何不在前廳？

阿甜：姐姐，相公與一群志士今早請願之時被總督府逮補，他託阿財傳話，要我準備十三人份的換洗衫褲送入牢內，由於數量太多、一時之間難以備齊，方才我是到後面倉庫尋找布匹欲縫製衣衫，因此有失遠迎，請姐姐恕罪。

石有：(從針線籃中拿出衣衫查看) 這件衫是妳做的嗎？

阿甜：正是。

石有：**【唱】步線行針繡藝精，足見手巧與心靈；**

(口白) 好細的手工，我問妳，

【唱】妳何處習得如此好才能？

阿甜：姐姐，

【唱】幼時從母學女紅，針黹裁縫都能通；

寒門長女責任重，我仍戰戰兢兢慕賢良。

石有：但是我聽說妳是出身青樓？

阿甜：姐姐，

【唱】我入青樓因家貧，為葬亡母才賣身；

誰願賣笑淪落風塵，(長嘆) 含羞忍辱總是為了親人。

石有：(態度軟化) 哎呀！

【唱】我本以為，她是輕佻妖媚狐狸精；

我本以為，她是貪戀虛華個性虛榮。

她卻是、身世不幸令人同情，

不由我、真心憐惜眼前女娉婷。(打量阿甜)

(口白) 妹妹，

【唱】此地是大稻埕最繁華，妳備受寵愛貌如花，

我本以為，妳是滿身綾羅金戴銀插，
為何妳，荆釵布裙不施鉛華？

阿甜：姐姐，相公他…，

【唱】 投身政治啓民智，發行報紙費心思，
文化演講四界去，患者上門常常找無先生。（*四界【sì-kè】：到處）
伊沒心思做生意，
入不敷出直直咧開錢，（*直直咧開錢【tīt-tīt leh khai-tsînn】：一直在花錢）
既然伊為同胞犧牲無懼無畏，
我也義無反顧、典盡釵環贊助伊。

石有：哎呀！我一個好小妹。

【唱】 我絕非悍婦妒嫉不休，只恐歡場煙花放蕩不知羞。
如今看妳賢淑又溫柔，有妳照顧、相公才能無後顧之憂。

阿甜：姐姐，妳過獎囉，

【唱】 是妳教育幼子奉雙親，相公方能無慮為國民，
若論安家懿德盡，姐姐才是第一賢慧人。

石有：阿甜妹妹，妳千萬不要這樣說！我是一個不曾見過大場面的鄉下人，此次渭水與我的兄長被囚，我真是驚慌失措、全無主意，所以才會前來找妳商量，不知妳有何主張？

阿甜：姐姐，相公和那些志士雖然暫時被拘留，但是他們都是有名望的台灣士紳，我想總督府應該也不敢太過刁難，以免激怒更多同胞。相公要阿財回來傳話，要我先幫他送幾本書和換洗衫褲進去。書，我已經都整理好了，只要等衫褲打點周全，我就馬上派人送去，到時候再聽相公吩咐、見機行事。

石有：阿甜妹妹，其實我一向都對妳有誤解，本來以為妳出身煙花，必定是不安於室、愛慕虛華。今日才知妳是一個堅強又伶俐的新女性，是我錯怪妳了。

阿甜：姐姐，妳願意真心接受我，我實在是太歡喜了！

石有：阿甜妹妹，妳若不棄嫌我粗腳大手，我願意幫妳縫製衣衫。

阿甜：太好了，真是求之不得啊！

石有：**【唱】** 小妹是聰慧女紅粉，

阿甜：**【唱】** 姐姐是賢德女釵裙，

【兩人合唱】：誤會冰釋散疑雲，姐妹齊心為夫君。

（燈暗）

第五場 笑傲囹圄

時間：大正十年（西元 1921 年）

出場人物：台灣獄卒老李、鱸鰻頭、鴉片仙、日本獄卒三名、蔣渭水、扒手、賊仔、流浪漢、酒鬼、阿財。

場景：北署留置所

（開場時：台灣獄卒老李提燈上，在監獄中巡邏。）

老李：【唱】看守牢舍三十冬，

毋捌見過牢房空（* 毋捌【m̄ bat】：不曾）

冷眼看遍百種人，

這監牢內、也有龍鳳也有蟲。

（口白）老漢在這北署留置所內擔任看守之職已經三十年，上司不管是清朝政府或是日本總督府，這看守所的客房總是日日客滿。唉，這麼小的地方擠這麼多人，每天都要惹出不少是非。（探頭檢查）這間看來還好，我來去巡對面那間（下）

鴉片仙：（失禁）唉唷…失禮失禮…。

鱸鰻頭：你、你…你這個「鴉片鬼」，早上叫你放屎你不放，現在瀉得整間牢房臭摸摸，叫恁爸要怎麼忍得住，今天你要知道恁爸的拳頭母有多大粒！

鴉片仙：（跪求）這位好漢…我…我不是故意的啦…，我吃鴉片十幾年，現在人在監牢內，一旦斷了鴉片，就身不於己來失禁啊！啊～

眾囚犯：（掩鼻）又攞來啊！

鱸鰻頭：可惡啊！你這個無路用的「鴉片鬼」，我若無先給你打乎死，總有一天會被你的落屎臭死……（動手打人）（* 落屎【làu-sái】：腹瀉）

眾囚犯：（鼓譟）打乎伊死，打乎伊死。

（老李急上）

老李：唉呀！別打了，別打了，否則日本人來，你們就知死！

（眾囚犯繼續鼓譟）

（日本獄卒三名提水桶上）

日本獄卒甲：巴嘎押漏（日文：混蛋）！吵什麼！

（日本獄卒乙、丙抓住鱸鰻頭、鴉片仙。日本獄卒甲潑水。）

老李：（鞠躬道歉）斯咪媽勝！斯咪媽勝！（日文：對不起）

日本獄卒甲：哼！巴嘎押漏！（日本獄卒高傲下。）

老李：（嘆氣）唉！

【唱】厝內沒落西北雨，

還淋得全身澹糊糊。（*澹糊糊【tâm-kôo-kôo】：濕淋淋）

（口白）我早就給恁警告，

【唱】日本警察如狼似虎，

對我們台灣人、是半點憐憫都無。

鱸鰻頭：（試著擰乾衣服）

【唱】全身淋漓從頭到褲，無衫可換暗暗叫苦。

鴉片仙：**【唱】土腳積水污泥爛土，**（*土腳【thôo-kha】：地上）

今夜要暍是應該如何？

老李：現在你們都知道日本人的厲害了，若是不安分，就潑你一身冰水，讓你凍入骨髓、坐立難安。那是再假肖，就帶出去用柔道摔到變豬頭。

眾囚犯：這麼恐怖？

老李：恁才知！（向遠處望）啊！又有新人要入來。（*恁【Lin】：你們）

（日本獄卒押蔣渭水上。蔣渭水的手被縛住。）

日本獄卒：交付人犯蔣渭水一名！暫時收押在此，嚴加看管。

老李：嗨！（日文：是、遵命）

（日本獄卒下）

老李：蔣渭水？（打量）你不是大稻埕大安醫院的蔣先生嗎？

蔣渭水：在下正是。

老李：唉唷！阿彌佻佛喔！去年我孫子出疹高燒不退，就是送到你的醫院才治好的！（趕快解開蔣渭水手上縛繩）這日本人實在真夭壽，連你這麼好的人都抓入來，你又不是什麼江洋大盜，手還給你縛這麼緊。（搬椅子、擦椅子）來來來，請坐請坐，這是我自己的椅子，絕對乾淨！你穿這西米羅（日文【se-bi-looh】：西裝），千萬別坐在地上，衣服才不會弄髒。

蔣渭水：（從容坐下）多謝多謝。

老李：蔣先生，實在是真失禮喔！你一個斯文人，偏偏要與這些豺狼虎豹關在一起，真是委屈你了！

鱸鰻頭：李老猴，你這樣就不對喔，這個人不過是穿一套西米羅，面皮生作較幼秀，你就對他這麼巴結。好額人（【hó-giáh-lâng】：有錢人）是大爺，難道我們艱苦人就是豺狼虎豹嗎？

眾囚犯：（鼓譟）就是嘛！不公平！不公平！

老李：你們這些粗人真是有眼不識泰山！眼前這位蔣先生不但是大安醫院的院長、醫德醫術都真好，也是「文化協會」的創辦人，常常四處去演講、要為我們台灣人爭取權利，你們說難道不值得尊敬嗎？

眾囚犯：原來伊就是「文化頭」的蔣先生！

蔣渭水：「文化頭」？這個稱呼真趣味！

鱸鰻頭：「文化頭」就是啓發文化的火車頭啊！我雖然不識字，但是也曾聽過你的大名，知道你是一個最替臺灣人設想、有熱情有智慧的大好人！

眾囚犯：是啊！

鱸鰻頭：蔣先生，像你這麼有身分有地位的人，為什麼會被抓到此地？

蔣渭水：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真是一言難盡啊！

【唱】總督府獨裁惡法訂，欺壓台胞禍無窮，

我想要將「台灣議會」來催生，制定善法、社會才能有公平。

辦報宣傳為民發聲，也曾請願到東京，

聽聞裕仁太子台灣行，我也率眾舉旗去陳情。

我的本意是歡迎，日本警察卻取締我「不敬東宮」，

逮捕眾人囚禁牢城，等待法院來判罪論刑。

眾囚犯：（鼓譟抱不平）日本人實在很超過…真沒天理…就是啊就是啊……。

蔣渭水：多謝各位為我打抱不平，要向執政者爭取權利，本來就是一件艱難又危險的工作，我早有心理準備、不管遭受什麼困難打擊，都會堅持到底，為我們臺灣人民奮鬥下去。

眾囚犯：真是了不起……。

蔣渭水：我看各位都是年輕力壯，正是應該為國家、為家庭好好奮鬥的年歲，又是為了什麼緣故而被囚禁在此呢？

老李：唉唷，蔣先生啊，他們跟你不能比吧！這群牛頭馬面，從右手邊開始算，是鱸鰻、賊仔、酒鬼、鴉片仙和流浪漢。那個鱸鰻頭「阿超」最過分，一年來住六次、每次都住滿兩個月，已經快要變成這間宿舍的舍監老大。

鱸鰻頭：李老猴啊，你此話差矣！若是家庭有溫暖，誰會想要住在枷牢內？

【唱】我父母雙亡是孤兒，流落街頭無所依。

天地茫茫不知佗位去，（*佗位【tó-uī】：哪裡。）

只好投靠大哥做小弟。

地盤相爭拼一口氣，盜亦有道我自覺俠義；

卻被日本警察查抄取締，落難枷牢我虎被狗欺。

賊仔：我本來是拉三輪車的車夫，

【唱】我做賊實在不得已，收入都交稅賺沒錢；

兒女啼哭難忍餓飢，我才會冒險去偷拿米。

酒鬼：我家本來是種田的，

【唱】獨裁政府為財團牟利，我家土地都被「會社」佔去，

痛心疾首卻無法可施、只能借酒消愁醉倒路邊。

蔣渭水：（憤慨）

【唱】政府專制逆施倒行，逼良為盜我氣憤難平。

鴉片仙：還有我，

【唱】我吃鴉片沉淪毒海，為買煙土散盡家財，

意志薄弱積習難改，沒領許可被警察關入來。

蔣渭水：可惡啊可惡！

【唱】罵聲總督府太不該，毒品毀人、連囡仔都知！

政府卻是做莊見錢眼開，鴉片專賣將臺灣人害。

日本賺走百萬白銀，數萬台胞卻是成癮傷身，

穿腸毒品一日不禁，遺禍千年亡國害民。

（口白）總督府明知毒品的恐怖，立法嚴禁日本人吃鴉片；卻反而成立專賣局，將鴉片賣給台灣人，還核發「特許吸食證」給台灣人公開吸食鴉片。這不但是公開賣毒品賺取暴利，根本就是設下毒計想要殘害台灣人的心智和健康，居心不良、實在可恨啊！今日來到此地、見到各位，我才更加了解，社會上還有很多同胞需要我們文化協會的幫忙。就像你，鱸鰻頭！

鱸鰻頭：我？

蔣渭水：是啊！

【唱】你若受栽培必成大器，失學枉費天資伶俐。

賊仔和酒鬼是受了政府壓欺，誤觸法網太可悲。

(口白)(對鱸鰻頭)我看你年輕力壯、又有領導才能，若是有機會讀書，一定可以有更好的出路，就不必在賭場酒店內、跟人刀光劍影拚生活。所以我一定要想辦法成立更多的義學、讓家貧的青年都能夠免費來學習。還有，台灣有很多良民都是因為殖民政府的壓迫才會無以為生、最後鋌而走險淪為盜賊，我一定要極力爭取成立「台灣議會」，廢除所有對台灣人不利的惡法。還要立法禁鴉片，不讓同胞因為毒品而傷身敗家……。

眾囚犯：真是太了不起了！

賊仔：蔣先生，像你這麼偉大的人，和我們一起被關在這，真正是太委屈你了，希望你早日無罪釋放。

眾囚犯：是啊是啊！

蔣渭水：各位好朋友，你們千萬別這麼說。古人說「衣食足而知榮辱，倉廩實而知禮儀」，我知道各位都是本性善良的人，只是因為政府欺壓、生活所逼，不得已才來觸犯法網，這並不是各位個人的問題，而是國家社會的問題。我會好好打拼，替大家爭取一個更加民主平等的環境。其實我待在這裡一點都不委屈，古早人有一篇〈陋室銘〉，內容就是講只要心胸開闊，就不必在意環境不好。我今天遇到各位之後，忽然間有個靈感，也想要仿做一首〈牢舍銘〉，不知大家是否願意聽我獻醜。

眾囚犯：好啊好啊！

蔣渭水：各位聽了。

【唱】室不在美，有氣則通；窗不在大，有光則明；

斯是牢舍，惟吾意誠。

既決穿衣紅，未決穿衣青；談笑有嚴禁，往來無單行。

可以學坐禪，閱書經。無親戚之會面，無朋友之交情。

宋朝三字獄，周代公冶刑，智人云「何罪之有」。

眾囚犯：好好好！

老李：蔣先生，你真是心境光明！才能在逆境中還這麼超然！

蔣渭水：過獎了。

(阿財帶很多物品上，向牢內張望。)

阿財：獄卒大人，獄卒大人！

老李：這位小哥，有何貴事？

阿財：我是蔣家的車夫，替我們頭家送一些日用品來。

蔣渭水：啊，阿財來了！李老丈，是不是可以讓我跟阿財說幾句話。

老李：這…（東張西望），好啦好啦！不過要長話短說喔。

蔣渭水：多謝多謝。（走到阿財處）阿財，家裡好嗎？

阿財：先生，厝內有小先生娘主持，一切都好。（遞信）這是小先生娘寫給你的信。

蔣渭水：（拆信、讀信）「你交代的十三人的內外衣，已經送進去了！請你免著急，我想要與你會面，不知道是否可以呢？你在牢內的時，是靜養的好機會。保重你的身體，以外的事請放心。我親手寫的。阿甜。」（感動）當年替阿甜贖身之時，她還是不識之無，現在已經能夠寫信了！可見教育的力量實在是真大。

阿財：先生，這些都是小先生娘幫你整理的東西。這袋是書，這袋是十三人份的內衣，這袋是十三人份的外衫，這袋是毛巾、草紙、襪子……。

蔣渭水：（隨手翻閱幾本書）《體育叢書》、《明治維新志士活躍史》、《社會學原論》…，阿甜真是我的知己，知道我最近正想找時間讀這些書，便替我送進來了。

阿財：還有，小先生娘怕這裡的棉被不夠暖，幫你準備了這件棉襖。這籠是你最愛吃的肉包，小先生娘怕伙食不好，特別要我幫你送過來，（掀開籠蓋）剛出爐的，很香喔！

蔣渭水：阿甜實在很細心，都攢得很齊全。（*攢【tshuân】：準備）

眾囚犯：哇！（聞香聚過來，露出垂涎欲滴的表情）

蔣渭水：（發現眾人羨慕的表情）李老丈，這獄中伙食如何？

老李：唉唷，你若不先問我，我還不敢說給你聽。

【唱】一人一日只有四合米，長蟲發黑參沙泥；

眾囚犯：（愁眉苦臉）

【齊唱】還有雞屎來加味，不會吃飽都是勉強充飢。

蔣渭水：一日只有四合米？一個成年人怎麼可能吃得飽？更何況又參雜了雞屎砂石，這是要如何入口？實在太不衛生了！

老李：蔣先生，這裡是監牢、不是飯店，怎麼可能會有好酒好菜款待！四合米當然是餓不死也吃不飽，你看眾人都是餓到整張臉青筍筍。

蔣渭水：既然如此，大家在此相遇，也算是真有緣份！大家若是不棄嫌，就做伙
來分享這籠肉包吧！（*做伙【tsuè-hué】：一起、一同）

眾囚犯：好！好！（一湧而上，爭食包子）

蔣渭水：好吃嗎？

賊仔：好吃好吃！我已經十幾年沒吃到肉味了！（害羞）可惜只有一粒。

蔣渭水：阿財！

阿財：先生，還有什麼事情要交代？

蔣渭水：阿財，你再去買兩籠肉包回來！

阿財：啊？先生，剛才你一口都沒吃到呢！現在還要我去買兩籠喔？

蔣渭水：阿財，古人說「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現在大家都是難兄難弟，若有
口福大家當然也要同享啊！

阿財：（對觀眾）阮這個先生哦實在真慷慨。好啦！我現在就去買。

蔣渭水：早去早回。

阿財：是。（下台）

（蔣渭水試著自己搬書，但似乎有些吃力。）

鱸鰻頭：蔣先生，你要做什麼？

蔣渭水：我想要將這些東西搬到我的草席上。

鱸鰻頭：你是斯文人，這粗重的工課就交給我們吧！（*工課【khang-khuè】：工作）

蔣渭水：這，勞煩各位實在真歹勢【pháinn-sè】。

酒鬼：我們剛才聽了你的話之後，真正欽佩你為台灣奉獻犧牲的精神！

流浪漢：是啊！而且我們剛剛才吃了你的肉包。我雖沒讀書，也聽過戲台上說的
「受人點滴，要湧泉以報」！就讓我們有機會表現一下吧！

眾囚犯：對啦對啦！

蔣渭水：既然是各位的美意盛情，就有勞各位了！

眾囚犯：來來來！讓我們來搬就好！（大家合力搬運、整理出一方可供讀書的小區域）

【唱】陋室生輝聖賢來，俠骨醫心真英才。

蔣渭水：**【唱】笑傲囹圄超然情懷，枷牢也能變書齋。**

（燈暗）

第六場 壯志銷磨

時間：昭和二年（西元 1927 年）

出場人物：蔣渭水、阿甜、阿財、林獻堂、蔡培火、陳逢源、石煥長、蔡家僕人。

場景：大安醫院內廳

（開場時：蔣渭水想看書卻無法靜心，拋書而起，繞室徘徊。）

蔣渭水：（愁容滿面）

【唱】 獻身國事無私求，怎奈文協內鬥不休，
內憂外患多事之秋，左右為難令人愁。

（阿甜拿外套、端茶碗上）

阿甜：（關心）

【唱】 西風吹落葉紛紛，文協內政遭困頓。
看伊每日心亂如焚，茶飯不思滿面愁雲。

（口白）相公，秋意已濃，添件衣服吧！別著涼了！

蔣渭水：（接衣披上）阿甜，多謝妳。

阿甜：相公，你最近食慾不好，人瘦了一大圈。這是我特別為你燉的蔘仔茶，你喝點，可以補元氣。

蔣渭水：（喝茶。嘆氣）阿甜，我現在真是心亂如麻啊！

【唱】 想當時，團結同志將文化協會來催生，
九年來、因公忘私奉獻犧牲，
一心替台灣爭取自由與平等，
只盼黑暗將盡現光明。
本歡喜、打拼已經得到社會肯定；
想不到、竟然禍起蕭牆起紛爭，
新舊兩派現在是水火不容，如此情形令我憂心難平。

阿甜：相公，

【唱】 事與願違是暫時，你無私奉獻蒼天知；
勸你切莫失志氣，必有撥雲見日時。

蔣渭水：想當初，我與眾位同志創立文化協會，團結眾人的力量推行文化運動，幫助台灣百姓振興教育、啓發知識，為台灣百姓爭取平等。捫心自問，這幾年來，我們出錢出力、毫無私心。好不容易才做出了一點成績，新加入

的年輕會員也越來越多，本來還以為可以交棒傳承給年輕人，卻沒想到現在竟然演變成自己人在內鬥，不僅違背了當初「團結」的初衷，還讓日本人「站高山看馬相踢」，實在令人痛心啊。我身為創會元老，怎能眼睜睜看到協會分裂！所以我左思右想，打算要分別和兩邊的人馬開誠佈公來會談，看看是否能夠居中協調，化解紛爭，促成眾人團結一心、相忍為國。

阿甜：相公考慮得真詳細，希望雙方都願意接受你的調停。

【唱】眾人團結才能爭取權利，文協分裂實不宜，

望將歧見來消弭，齊心為國有大作為。

（阿財上）

阿財：先生，林獻堂先生他們來了，

蔣渭水：快請！

阿財：是。（阿財下台領林獻堂、蔡培火、陳逢源上。）

蔣渭水：（迎接）獻堂兄、培火兄、逢源兄，你們一路辛苦。

林獻堂、蔡培火、陳逢源：（作揖行禮）渭水兄、嫂夫人。

（大家坐定。阿甜奉茶後和阿財一起下台。）

蔣渭水：眾位同志，我知道各位都有要務在身，但是近日文化協會內部出了大問題、急需解決，所以今日才緊急請各位到此開會。

林獻堂：最近那些左派的年輕人實在鬧得太不像話了。

【唱】左派被共產主義來影響，主張「無產」思想左傾，

不思團結眾志成城，反將阮這些地主來鬥爭。

散佈謠言混淆視聽，大放厥詞將阮中傷，

陰謀奪權居心不良，你我都被當成眼中釘。

陳逢源：獻堂兄說的對。

【唱】共產主義多貽害，表面理想其實是獨裁。

迷惑青年將傳統破壞，手段激烈必釀禍災。

（口白）這些年輕人受到俄國共產主義的影響，只知滿口「打倒資本主義」、「打倒地主階級」，將我們這些老一輩的會員都當成敵人看待。卻不知辦活動不能空口白話，一定要有實際作為！我們為了啓發民智、爭取民權，過去八、九年來辦報紙、辦學校、辦演講，哪一項不需要用錢？錢從哪裡來？還不是我們這些「資本家」和「地主」傾其所有拿出來的。我們出錢出力、做到拼死拼命，才有現在的成績！結果呢？我們「做到流汗」、卻被那些

少年仔「嫌到流涎」，實在真不值得。

蔣渭水：獻堂兄、逢源兄，你們說的都沒錯，我也知道各位受了不少委屈。我以為、現在我們「文化協會」可說是生病了，而且病得不輕！所以我診斷之後開出了一帖藥方，這是小弟我針對目前的局勢、千思百想才得到的結論，（拿出卷軸）請各位參考指教。

林獻堂、蔡培火、陳逢源：（接過卷軸、打開卷軸、唸出）「同胞須團結，團結真有力」！

蔣渭水：是的，目前唯有團結，才能自救。

【唱】我知各位委屈難耐，左派內鬥太不該，

因少年激進、衝動憤慨， （*因【in】：他們）

咱是前輩就要多多擔待。 （*咱【lán】：我們）

守成不易咱要堅持忍耐，自家分裂正中日本下懷；

我願居中兩方勸解，化消歧見才能團結和諧。

（口白）這群青年當初都是受我們的激勵而加入，現在雖然受到「共產主義」的煽動，但也是因為太過年輕、充滿理想的緣故。他們年紀輕不懂事，縱有千般不是，我們身為老大哥總是要先表示出度量，現在只有互相理解、堅持團結，文化協會才能繼續走下去。否則不用總督府打壓破壞、我們內部已經就四分五裂了。

林獻堂：渭水兄說的有理。

蔡培火、陳逢源：我們也贊成。

蔣渭水：眾位都深明大義，真是太好了！小弟會盡快再找機會與左派的溫連卿見面、勸他也要為大局設想，不可一意孤行……。

（阿財上）

阿財：先生，石醫師來了，他說有急事要通知你。

蔣渭水：快請！

阿財：是。（阿財下台領石煥長急上。）

石煥長：渭水，糟了糟了！

蔣渭水：煥長，何事這麼慌張？

石煥長：渭水，你可知道左派那些少年家昨天在台中公會堂舉行臨時大會，溫連卿控制了大部分的青年會員，結果所有改選出來的中央委員都是溫連卿的人馬；獻堂、培火、逢源你們三個都變成「候補委員」，以後可能無法再

對會內的大事有決策權了。

蔣渭水、林獻堂、蔡培火、陳逢源：（驚）什麼！？

蔡培火：**【唱】**聞言不由氣沖沖！

陳逢源：**【唱】**左派毒殘太無情！

林獻堂：**【唱】**苦心耕耘卻反被鬥爭，意興闌珊心如冰。

（口白）渭水兄，這些人實在令我徹底失望，不思對抗日本政府的打壓，反而是運用最卑鄙的手段來對付自己的同志。既然文化協會日後把持在這群人的手上，我實在是看不到未來的希望，也沒有繼續留下的理由了！我在此宣布，從今日起退出文化協會，與文化協會毫無瓜葛。

蔣渭水：獻堂兄，你……。

蔡培火、陳逢源：渭水兄，我們也選擇和獻堂兄一起退出。

蔣渭水：你們…，你們…，唉（無奈嘆氣）。

林獻堂：不是我們沒度量，事實上我們都是一再吞忍！只是他們逼人太甚、擺明是要將我們逐出文化協會，現在自己離開至少還可以保持一點尊嚴，難道還要等人開口趕我們出門嗎？渭水兄，我們一起離開文化協會，再召集同志、重新成立一個組織吧！

蔣渭水：這…，文化協會是你我一手創立的，就像是我自己的孩子一樣，怎能說放手就放手呢？（猶豫）

林獻堂：既是如此，我也不會勉強你和我一起離開。只想要提醒你一句「人心險惡」！現在的文化協會已經變了，不再是那個人人齊心打拚、為理想奮鬥的所在，你要有心理準備，才不會奉獻滿腔熱血、卻被暗算得傷痕累累。

蔣渭水：獻堂兄，多謝你的提醒，我會謹記在心。

林獻堂：渭水兄，告辭了。你多保重。

蔡培火、陳逢源：告辭。

（林獻堂、蔡培火、陳逢源同下）

蔣渭水：（倚門嘆息）為什麼？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呢！？我到底做錯了什麼？

（阿甜上）

阿甜：相公，我方才在後面都聽到了。一個團體之中，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你這樣單純熱情、不計一切地犧牲奉獻，也是有人會有野心要爭權奪利，而且單純的人往往會因此受到傷害。相公，你不要再自責了，今天會演變成這個局面，並不是你的錯，你已經很努力了。

蔣渭水：(失落、茫然)阿甜，獻堂兄他們都已經離開了，我在「文化協會」中也沒任何的決定權，以後我該怎麼做呢？

阿甜：相公，雖然「文化協會」被左派把持，但是我們還有「台灣民報」可以做宣傳啊！我們也可以用個人的名義繼續辦演講、辦學堂。只要有心，就算失去了「文化協會」，我們還是可以繼續為台灣奉獻綿薄之力。

蔣渭水：阿甜，你說的真對！多謝你，讓我在黑暗中又看到希望。我不該浪費時間在此自怨自嘆，我要好好振作，思考下一步該怎麼走。

(阿財上)

阿財：先生，蔡家派人來了，說有急事要通知。

蔣渭水：蔡家？哪個蔡家？

阿財：他說他是蔡惠如蔡先生的家僕。

蔣渭水：惠如兄？聽說他前陣子到福州做生意，已經有半年未見了。快請。

阿財：是。

(阿財下台領蔡家人上。)

蔡家人(穿孝服、臉色哀戚)：拜見蔣老爺。

蔣渭水：(驚)你…你為何作如此打扮？

蔡家人：(哽咽)蔣老爺，我家老爺過身了，夫人命我前來通知。

蔣渭水：什麼！(跌坐椅上)惠如兄…他…是怎麼走的……？

蔡家人：我家老爺半個月前在福州中風，好不容易才送回來台灣醫治，但是…已經來不及了，他…三天前…已經…走了……。

蔣渭水：啊！惠如兄歸天了，……

【唱】聽聞噩耗淚漣漣，晴天霹靂心熬煎。

壯志未酬造化多變，你竟然早逝在英年。

(口白)惠如兄……

【唱】你爲了台灣無私犧牲，散盡家產奉獻才情，

棟梁摧折是家國不幸，可恨天公啊~~無眼妒菁英。(氣急攻心，吐血暈倒)

(其他人一擁而上，爲蔣渭水做緊急處置)

阿甜：相公，你快清醒啊…相公…相公……。

(燈暗)

第七場 明星將隕

時間：昭和六年（西元 1931 年）八月三日

出場人物：蔣渭水、阿甜、阿有、杜聰明、護士。

場景：醫院病房

（開場時：蔣渭水由病床上起身，在病房中繞室而行。）

蔣渭水：【唱】積勞成疾夏到秋，病體虛弱不自由。

纏綿病榻怎能將家國救，身不由己心煩憂。（虛弱，躺回床上小睡）

（阿甜捧粥上）

阿甜：【唱】鞠躬盡瘁他赴國憂，念茲在茲壯志未酬，

盼天垂憐我願折壽，上蒼啊~~請祢保庇、替他消災解愁。

（小聲）相公，相公。（恢復正常音量）啊！相公正在休息，我就手腳放輕，不可將他吵醒。（放下碗。嘆）

【唱】看他病容甚憔悴，不由阿甜我淚雙垂。

望他早日脫險危，逢凶化吉恢復生機。

（阿有上）

阿有：【唱】聽聞夫君病情轉重，心急如焚膽顫魂驚，

前往探視憂心忡忡，兼程趕路未曾停。

（口白）前方就是夫君病房，待我輕叩門扉，以免驚擾病者。（輕敲門）

阿甜：有人敲門，不知是誰？

阿有：阿甜妹妹在否？

阿甜：啊！是姐姐到了。（開門）姐姐，妳來了。

阿有：妹妹，我一收到妳的通知就連夜趕來。渭水他的病情如何啊？

阿甜：姐姐，相公是感染到「傷寒」。醫生說：傷寒並非絕症，相公年輕力壯，若是及時治療，很快就能痊癒。可惜相公拖了半個月才來求醫，加上內憂外患、令他勞神傷心，現在病情才會變得這麼嚴重。

阿有：內憂外患？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阿甜：（拭淚）姐姐，

【唱】相公他、憂慮國事心力交瘁，奔走四方馬不停蹄；

只嘆他、焦心勞思出力出錢，卻是四處碰壁枉費心思。

總督府視他如眼中刺，屢次羅織罪名逮捕他；

黨內同志也分崩離析，孤立無援備感疏離。

他宛如大鵬折雙翅，有志難伸龍困淺池。

正因他、壯志消磨力倦神疲，七月之初才會不慎染病。

他本以為、是偶感風寒不在意，自行服藥未就醫；

等到病重入院去，已經錯過治療的好時機。

現在他、病魔折磨身體虛，氣血虧損弱不勝衣；

我只能祈求眾神慈悲來庇庇，讓他藥到病除病痛遠離。

阿有：（拭淚）妹妹，沒想到他的病情竟然這麼嚴重。妳我所能做的，就是好好看顧他，希望上天垂憐，保佑他早日恢復健康。

（杜聰明穿醫師白袍上）

杜聰明：【唱】追憶當年同窗日，滿腔熱血壯志興飛；

今日再度相逢時，伊人憔悴我心傷悲。

（口白）在下杜聰明，乃是蔣渭水醫學院的同窗學長，猶記得當年我們曾互相勉勵，畢業之後不但要行醫救人，身為炎黃子孫更要復興中華民族、報效家國。渭水賢弟不畏日本強權壓迫、投身民權運動，受到臺灣同胞的景仰。沒想到他無私奉獻，卻是積勞成疾。我正巧也在台北醫院任職，聽聞消息之後，便每日前來病房探望。（敲門）

阿甜：是誰？

杜聰明：弟妹，我是杜聰明，前來探視渭水賢弟。

阿甜：啊！是杜醫生。（開門）快快請入。（對阿有）姐姐，這位杜聰明醫生是相公醫學院的學長。（對杜聰明）杜醫生，這位是我的姐姐一石有女士。

（杜聰明和阿有互相作揖行禮。）

杜聰明：兩位弟妹，不知渭水賢弟今日狀況如何？

阿甜：（搖頭）胃口和體力都不好，還有點發燒。中午吃了半碗粥後就一直在睡。

（護士拿藥盤、推門進來）

護士：病人吃藥的時間到了。

杜聰明：稍等，我看一下。（取過藥，仔細檢查）

【唱】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也不可無。

提防日本人下毒物，詳細檢查不敢輕忽。

（檢查後放回藥盤）弟妹，讓渭水賢弟起來吃藥吧！

阿甜：相公，起來吃藥了。（阿有扶蔣渭水起身，阿甜餵藥。）

蔣渭水：學長，你來了。真失禮，沒辦法起身下床招待你。

杜聰明：渭水啊，你這樣說就不對了！以我們的交情，還需要這麼見外嗎？

阿甜：杜醫師，方才爲何先檢查過藥，才讓相公服用呢？難道……？

杜聰明：唉！小心駛得萬年船。渭水是總督府的心頭大患，我怕日本人會趁此機會在藥中下毒，以後護士送來的藥都要等我檢查過才能服用，知否？

阿甜：是。

蔣渭水：若是說到下毒，學長你還是大前輩呢！

杜聰明：哎呀！你又要用那件陳年舊事來消遣我。

阿甜：下毒？杜醫師看起來可是文質彬彬的正人君子，怎會下毒害人？

蔣渭水：學長是要爲國除害，才會奮不顧身勇闖虎穴！故事是真精彩，趁我現在精神較好，講給妳們聽聽。

**【唱】大正二年那當時，袁世凱陰謀要登基，
腥風血雨誅除異己，還布下羅網、要通緝孫先生。
愛國青年齊憤慨，痛恨袁氏黑白來；
學長他、決心要爲國除大害，苦心計畫異想天開。**

阿甜：聽說袁世凱戒備森嚴，他一介書生，如何有下手的機會呢？

蔣渭水：無法力敵，當然是用智取啊！

**【唱】培養病菌具毒性，污染水源能奪命，
千里迢迢帶到北京，袁賊若飲水必定喪生。**

阿有：杜醫師和你一樣，也是仁心俠膽之人。

阿甜：後來呢？

蔣渭水：只可惜袁賊在水源地布下重兵把守，學長無法接近，只好無功而返，但是我們依舊欽佩他的大智大勇。（忽然嚴重嘔吐）

（阿有、阿甜連忙照顧）

蔣渭水：（勉強）我沒關係，讓我休息一下就好了。可嘆我這個醫生平常幫人看病，現在卻是困在這個病房之中、對自己的病情束手無策。

杜聰明：別想太多了，你先躺下休息，安心養病吧！

蔣渭水：多謝學長費心。（躺下休息）

杜聰明：（面色凝重，將阿甜、阿有帶至一旁）兩位弟妹，依我判斷……，渭水他…他的狀況…已經不太好了。…你們要有心理準備。若是他還有什麼人想見、有什麼事情要交代，最好儘早安排…以免……（哽咽）

阿甜、阿有：（驚）什麼？（相擁而泣）

（燈暗）

第八場 暗香如故

時間：昭和六年（西元 1931 年）八月五日

出場人物：蔣渭水、阿甜、杜聰明、阿有、蔡培火、石煥長。

場景：醫院病房

（開場時：阿甜、阿有、杜聰明、石煥長圍繞床邊。蔣渭水閉目休息。）

杜聰明：【唱】宛如燈枯油將盡，

阿甜：【唱】淚眼滂沱濕衣襟，

阿有：【唱】故作堅強將淚忍，

石煥長：【唱】恨無仙丹救伊人。

阿有：杜醫師，我家夫君已經昏睡一整天了，不知他何時才能清醒？

杜聰明：唉（嘆氣搖頭）。

（眾人頻頻拭淚）

（蔡培火上）

蔡培火：【唱】本是同志結同盟，今雖分道情猶長，

聽說渭水病轉重，急往病院來探望。

（口白）在下蔡培火，當年與渭水兄有志一同、創立「文化協會」要為臺灣同胞爭取民權。但是「文化協會」被左派青年滲透，我等元老遭到排擠、只好退出另組「台灣民眾黨」；後來因為理念不同，我與獻堂兄又離開了「台灣民眾黨」。（嘆氣）我與渭水兄雖然政治理念不合，但是我仍然是十分欽佩他的人品與道德，所以得知他病重的消息之後，便立刻趕來探望。（敲門）我是蔡培火，前來探望渭水賢弟。

阿甜：啊！是蔡先生。（開門）快快請入。

蔡培火：兩位嫂夫人（行禮），我一聽說渭水兄的近況便即時趕來，他現在如何，人敢有要緊？

阿甜：（搖頭）這兩天都是昏昏沉沉、不見起色。

蔣渭水：（醒轉、虛弱）培火兄…你來了啊……（掙扎起身）

蔡培火：渭水兄，你若是人不舒服就躺著吧，別起來了。

蔣渭水：沒要緊，我感覺好多了，…（支持起身、氣若游絲）你來看我、我真歡喜。我本來以為你還在怪我……。

【唱】理念不同分道揚鑣，英雄氣短倍感寂寥，

當年盟友已雲散煙飄，唯恐情誼也瓦解冰消。

蔡培火：渭水兄，

【唱】道不相同情誼未盡，我仍敬重你一片丹心。

現在養病是最要緊，康復之後、咱再把酒論古今。

（口白）想當初我與獻堂兄會離開「台灣民眾黨」，是因為我們「地方自治」的理念與你「工農解放」的想法相違，又難以取得共識，所以我們才會選擇離開。當時雖然有所爭執，但那是因為大家都想要堅持自己的理想，我們對你的人品仍然是十分敬仰。現在雖然不能再作政黨同志，但是我們永遠是知交好友，這是一輩子都不會改變的。獻堂兄本來也想要來看你，但是他也病了，他要我問候你，他說只要他能下床他就會馬上來看你。

蔣渭水：（感動）獻堂兄……。培火兄，能聽到你這麼說，我總算是能瞑目了……。

蔡培火：（驚）什麼？

【唱】你正值英年前程似錦，只是暫時染病在身，

應該靜養放寬心，口出不祥為何因？

蔣渭水：培火兄……，雖然大家都沒告訴我，但是我的身體我自己最清楚。

【唱】渭水自己學西醫，身體好壞怎會不知，

生寄死歸有何畏？只嘆理想猶未實施。

「民眾黨」去年就見危機，宛如「文協」噩夢重起，

一派溫和、一派激進，內鬥紛爭令我腸斷心悲。

（口白）夾在年輕的激進派和年長的穩健派同志之間處理人事糾紛、真是令我心力交瘁。今年二月底，黨員共十七人被捕入獄，「台灣民眾黨」被迫解散，我十年來奮鬥的心血兩度化為雲煙，心中鬱悶以致寒邪趁虛而入；我又太過自滿誤判病情，延誤了治療的時機。唉，這病，恐怕不會好了……。

蔡培火：渭水兄，你千萬不可意志消沉，你年輕力壯、只要遵照醫生的指示注射服藥、靜心調養，一定可以早日康復。

蔣渭水：我行醫多年，早已看破生死，無畏無懼。只是有兩件事還牽掛在心。（對阿有、阿甜）阿有、阿甜你們過來。

（阿有、阿甜近身）

蔣渭水：這十多年來，我……，

【唱】慷慨為國忘自身，萬貫家財已散盡。

只恐我合眼撒手去，妻妾子兒會受苦辛。

（口白）阿甜，

阿甜：相公，我在這裡。

蔣渭水：阿甜，

【唱】妳花樣年華尙青春，膝下無子在蔣家門，
日後另擇好郎君，無須寡居守新墳。

阿甜：相公，你太看輕我阿甜了！

【唱】我雖然出身在風塵，也知九烈與三貞，
當年歡場識知音，承你抬愛爲我贖身。
你憐我惜我情義深，我點點滴滴感在心。
若逼我改嫁我就自盡，此生不願改嫁他人。

（口白）相公，阿甜有幸能遇見你，結下十年夫妻緣份。相公若有萬一，阿甜寧可頓入空門，也絕不改嫁。

蔣渭水：我是憐惜妳還青春年少，不忍妳獨守空房…（嘆）也罷，我知妳外柔內剛，很有想法。我不會勉強妳，想要怎麼做，就讓妳自己決定吧！（尋找）阿有！

阿有：渭水，我在這裡。（握住蔣渭水的手）

蔣渭水：阿有，真失禮，以後你和孩子要吃苦了。

【唱】咱兩人自幼訂婚姻，青梅竹馬如兄妹親。
妳賢慧端莊婦德盡，事親養兒多費心。
我爲理想奔走全台，兩袖清風散盡家財，今後日子必然清苦難捱，

（口白）賢妻啊，

【唱】幼子四人望妳栽培成材。

（口白）我奔走四方，冷落了妳，妳是不是有怪我？

石有：（搖頭）渭水，我知道你是在爲國家做大事，我知道，我都知道，我從來沒有怪你……（哽咽）。

蔣渭水：煥長？

石煥長：姊夫，我在這。

蔣渭水：煥長啊，

【唱】我們相識已經四十年，雖是姻親情比兄弟，
無可奈何將別離，一事交代你莫推辭。

石煥長：姊夫，你說！

【唱】有何吩咐我謹記，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蔣渭水：煥長啊，

【唱】遺孤四人託付給你，長舅如父望你多扶持。

石煥長：姊夫，你放心！我一定會好好照顧大姐和四個外甥。

蔣渭水：最大漢的松輝剛滿十八歲，最小漢的時英才八歲而已，日後讀書成家，每件人生大事都要拜託你了！（找尋）培火兄呢？

蔡培火：渭水兄，我在這裡。

蔣渭水：我除了不捨妻兒之外，另一項掛心之事，便是日本的軍國主義日漸囂狂，日後一定會對東亞各國發動戰爭…到時候，台灣人民的生活一定會越來越艱苦。過去十年來我們做了那麼多的努力，都還不能爭取到自由平等。現在革命尙未成功，…真希望同志能放棄內鬥，齊心爲國…。培火兄，我還有幾句話，拜託你……替我寫下來。

（阿甜拿紙給蔡培火）

蔡培火：（抽出鋼筆）你說吧！我都會幫你記下來。

蔣渭水：臺灣革命社會運動，已進入第三期，無產階級的勝利迫在眉睫。凡我青年同志須極力奮鬥，而舊同志要加倍團結，積極的援助青年同志，期望爲同胞解放而努力，實所至望。

蔡培火：（振筆疾書）你放心，我已經寫下來了。

蔣渭水：拿給他們看，…大家若能拋棄成見、停止內鬥、齊心向外，革命大業才有成功的一天。到那時，我地下有知，也能含笑九泉……。

【唱】十載民權勉力爭，敵猶猖狂志未成。

只望同志團結和平，此心可昭日月星。（溘然長逝）

（眾人大哭）

蔡培火：**【唱】常懷愛國愛民心，數年奔走到如今。**

阿甜、阿有**【合唱】**：壯志未酬身先死，徒留親朋淚滿襟。

【眾人合唱】：傷心身外一餘無，只剩蕭條數卷書，
兒女遺孤哀慈父，親朋同志痛何如？

【OS 合唱】奮鬥不屈十數載，臨終遺言猶掛懷，
可恨蒼天妒英才，野祭巷哭舉國哀。
豪情義膽富宏觀，爭取民權力挽狂瀾；
浩氣長存無畏憂患；雪谷暗香傲歲寒。

（燈暗）（*全劇終）